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尊白堂集卷五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劉　晉

尊白堂集卷五

宋 虞儔 撰

制

徽州績溪縣英濟王第九男封侯制

朕惟有道之世百神受職眷惟乃父有子九人何八龍之俱侯而一虵之失所既旱乾水溢禱而必應宜威靈氣燄久而愈彰爰錫褒封以慰民望亶爲異數尚克欽承

王補之除大理少卿制

朕惟王制有云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獄至于大理極矣苟五聽之不審三刺之不中則是使斯民終于無告而已朕甚憫焉以爾持心近厚議法不私典州則人懐惠愛持節則吏畏精明故擢從樞屬之聮俾貳棘卿之列往哉惟欽以究所長朕于用人惟才是擇歷階而升自有近比爾尚勉之

韓霖叙復成州團練使制

朕惟賞罰所以示天下之公一予一奪初何心哉爾昔任總戎不能撫士郡將以聞旣麗于罰閱時之久實應敘法還其兵團匪朕之私往服新命益思省循

時汝翼大理評事制

朕惟廷尉有評實司議讞凡四方之訟牘紛至必躬閱之獄之當否罪之輕重葢斷決于此惟明惟敏乃克勝任爾尚勉之

葉籛兩浙運副制

朕惟國家駐蹕吳會凡兵儲民食與夫吏廩所以仰給於漕運者何可勝計豈他道比哉爾人門之美見推搢紳持節把麾輒上課最郎闈省戶俱著休稱肆疇已試之長首在選掄之數質諸僉論謂汝爲宜載陞延閣之華庸示建臺之寵其往盡乃心舉乃職毋乏吾事有以風厲諸道俾朕無愧於知人之明則惟汝嘉

胡大成都大茶馬使制

朕惟朝廷立互市之規而川陝乃置司之地孰將隆指

厥有周材爾心計疏通吏能强敏分符列郡夙推共理之良持節外臺益振祥刑之譽爰陞華於內閣庸竟權於西州惟懋遷貨居斯盡擿山之利而協和種落乃能空馬之羣宜體眷知勉臻來效

李景和将作監制

朕惟自即位以來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蓋欲躬行節儉以移風俗與漢之文帝匹休故匠監之設於事為簡昔號煩劇今為清選爾視時流乃有用之材謂

天下無難為之事剖竹近藩其游刃恢乎餘地握蘭郎省若佩玉動則有聲比者將命出使無幾微見於言面抗犢萬里形勢在目後日恢復中原掃清上都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營繕之制固已洋洋然動其心矣往祇新命以規來効

郭俔殿前都虞候制

朕惟周廬千列爰肅宸居禁旅萬屯載謀總帥孰堪是任令得其人爾三世將才屢朝勲閥激昂自奮豈惟能

讀父之書持重有謀蓋深識事君之義推轂膺閫外之寄運籌收堂上之竒大江以東壯金湯之設險長淮以北洎草木以知名備殫夙夜之勤期赴功名之會輟從騎率晉陟嚴除大徽左垣厥有爪牙之士文昌上將是謂腹心之臣豈曰叙遷實以勞選惟律身乃可申軍法惟潔已斯能服人心勉紹家聲毋廢朕命

朱子美閤門舍人制

朕惟彤闈華閤以肅朝儀其間列屬亦必遴選爾奮自

右科被服儒雅甞在選中茲庸申命惟有禮以導人之恭有法以繩人之慢守斯二者則爲稱職

林伯成閤門舍人制

朕惟比年以來凡筮仕于彤閣者必試而後授遂與館職齊驅其選益重爾甞得雋右科比召試于西掖落筆風生既徹朕覽有可採者其祇成渙以踐厥官

林管閤門舍人制

朕惟上閤之華日侍清光聮事其間可謂榮矣爾奮自

武科蔚爲選首官于右學亶有休稱不試而授人孰謂爾爲不宜哉

曾炎林楠並右司制

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之繁中臺分左右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挈裘殆舉綱而張目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見其長爾楠推古人所爲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盡其才惟恢乎必

有餘地久田翔於省戸宜序進於都公寧惟稽厥從違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為待用之資既簡深知何庸多訓

信王孫換南班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制

朕惟歸内朝供奉之班職東宫羽翼之備庸親近屬蓋廣殊恩爾信王之孫成國之子既制之終而年之及宜祿之厚而秩之優然得之易者必驕維守以謙而可久其欽承於朕訓以徼福于宗祊

權工部侍郎萬鍾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命令之地舍人詞翰之官極一時儒者之榮聯兩禁侍臣之選不試而用令得其人具官某蚤負才名老于文學通夫國體是宜政事之與聞一哉王心不但語言之獨妙自登禁路深簡淵衷朕惟欽播告之修要在謹樞機之發問崔琳以令事罔或不知追仲舒之古風斯為稱職有如卿者何媿昔人豈應袖手于鳰工亟用演綸于鳳掖當使山東癃老扶杖顧覵庶幾河北

武夫聞風雪涕修而書命賛我規恢

張濤中書舍人制

朕惟中書政事之地舍人翰墨之官厥選甚艱莫如已試具官某學如游夏才似常楊曩聯禁路之華嘗掌掖垣之制藉爾討論潤色自成一家維時號令文章同風三代自出領藩宣之寄豈厥直承明之廬其代予言孰稱朕意肆肹嚴召趣使來歸有如前席之思久不見賈㓝茲弄印之久無以易堯正資播告之修更頼論思之

益官雖仍舊命則維新亶于老成寔煩多訓

同知程松父九萬特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灼知移孝之因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玆有成命形于賛書某官父某藴當今平治之才負邁往不羣之器頡頏仕路先豪俊以著鞭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典州則最課輒上杖鉞分閫則威名遠聞聿觀賢嗣之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九華勝踐暫韜斂於風雲萬里

宏程自優游於歲月琳宫均逸錦里推尊眷家學之有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為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卿爰陞華於秘殿亶為異數孰謂彛章念本朝曽不數人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終譽

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埀之萬世以為信書其責顧不重哉爾容萬言之策嘗冠倫魁粤自

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紬書東觀
兼直北扉即其識拔之優庸在遴掄之數爾其務存直
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朝有以自警

龍井惠澤廟加封制

朕憫今歲之旱靡神不宗惟南山之南井有龍焉韜斂
風雷貯儲雲雨亟命黄冠往投符簡如響斯答曾不旋
踵膚寸之澤彌天之潤何其神耶朕甚異之肆加顯號
用侈侯封其欽承厥命以永佑我農人

某神父母加封制

朕惟某神之廟掲虔妥靈司境内水旱之柄凡有禱輒應封爵所盼不敢違其父母葢終慶羡祥有自來也

某神加封制

朕惟今歲之旱嘗詔郡國各禱于境内之神厥既應答如響歲事以之不害於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不敢靳

劉述陞郎中制

朕惟郎官上應列宿士大夫之高選然必稽其資歷而後正其位序盖吝之也否則員外置耳爾器質醇茂才猷膚敏踐揚滋久閥閱尤高旣列屬於秋官宜陞華於六品國有彝典匪朕爾私其思所以報稱者勉之

任清叟陞郎中制

朕惟郎員有中外之間盖官簿有深淺之殊其在公朝具存彝制爾人門兼美閥閱素高出膺剖竹之榮入振握蘭之譽參稽銓部無非累日之勞協贊地官其正列

星之位宜思報效稱我褒陞

俞豐除待制宫觀制

朕惟眷吾法從遽騰告老之章錫以賛書庸示貪賢之意具官某才猷膚敏學術深醇備殫中外之勤綽有老成之望粤繇睿簡亟上禁途西掖演綸咸識王言之大右銓典選果閎流品之清乃勇退之深堅嘗勉留而莫肯爰陟西清之候對姑陪列宇之真祠豈特都人又起賢哉之歎當令朝士共談知止之榮

邵文炳待制宫觀制

朕惟均秩祠庭亶謂優賢之寵陞華延閣有嚴次對之除眷吾侍從之臣爰涣絲綸之渥具官某蚤安静退晚蹤清華多識博聞洞貫九流之邃高文大册蔚為一代之雄視草北扉代言西掖晉勸金華之講載抽石室之書備簡深知蓋將大用乃以晦明之疾力祈香火之歸顧當饋之歎方興豈容輕去而長者之言不妄姑徇雅懷

右文殿修撰蔡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

朕惟士大夫出處亦何常之有哉爾杜門有年矣今朝廷謀帥一旦飜然乃爲朕行得非有所抱負未究設施思欲有以自見乎惟桂林南越一都會外接西廣六番南連交趾九道其責任也甚重升華秘殿姑爲爾寵若控馭之略綏撫之方爾蓋優爲之矣惟毋曰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欽哉往盡乃心舉乃職以無負予委寄之意則惟汝嘉

楊文昌將作監丞張琯將作監簿制

朕惟躬行節儉以移風俗凡宮室苑囿未嘗有所增益然而匠監設屬有不敢廢者亦以蓄儲人材待用焉耳爾文昌出於紹興勲閥而能佩服儒雅爾琯見謂元祐故家而能有志事功若丞若簿其往莅厥職爾毋曰事有若緩而不切狃於苟簡之習必也俾工巧器械咸精其能以副朕儲材之意則惟汝嘉

同知程松曾祖任承信郎淳贈太子少保制

朕惟人之哀榮自本根而茂枝葉天之報施若影響之應形聲朕登庸二府之大臣俾追榮三世之曾廟盖亦本之以人情參之以天理某官曾祖某德之所積者厚澤之所施者長啟佑後人為吾近輔已陟樞庭之峻宜申宫保之褒尚克有知以對殊渥

曾祖母徐氏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天之報施善人固自不差君之待遇大臣盖亦有禮某官曾祖母某氏系出華族來嬪德門於法度以能

循亦慈祥而可紀今吾近輔時乃曾孫登用云初追榮
可後爰疏封於大郡且正號於小君寧唯修舉於朝彝
是亦尊嚴于國體

祖贈奉直大夫攄贈太子少傅制

朕以基命宥密之寄屬之當世經濟之賢渙號于庭既
增重於國體納書於廟昭克紹於家聲某官祖某擅一
鄉之評鍾九華之秀樂天知命豈其生不逢辰鏟彩埋
光蓋亦才難大用曰予近輔時乃慈孫茲當圖任之初

爰舉追榮之典俾就東宫之列庸加次傅之名念考父之滋恭豈無達者喜臧孫之有後今見其人

祖母宜人江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啟列郡之封正小君之號以私室追榮之典爲公朝錫命之崇某官祖母某氏系出高華歸嬪名勝乃眷樞臣之佐有懷王姒之慈蓋巳疏真食之多寧不動含飴之感魚軒象服雖不洎於前生石窌封疆尚有光於身後兹爲異數用告幽扃

妻令人畢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夫榮於朝妻榮於室古之道也若隱約之與居而富貴不及與之共人情將安忍哉某官妻某氏生德業之門有柔嘉之則能執婦道以相君子何意天嗇之年不俾偕老今吾登用帷幄之臣付之重任宜有追榮之典以慰其琴瑟之思開大郡之封正小君之號烏可已乎

趙師睪贈父制

朕惟舉明堂之祀均四海之驩眷惟侍從之臣方切劬勞之念爰敷慼典用賁壙宵某官父某德著温恭行成信厚天潢析派惟源之深者其流長僊李傳芳惟根之茂者其實遂每篤義方之教克開似續之賢緬想生平僅止兵防之任固宜身後晉聯帝傅之班蓋積慶之有餘視追榮而無愧亟其告廟歆此納書

贈母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矧乎法從嘗聯持橐之班念

彼母慈宜厚追榮之典某官母某氏芳猷未泯懿範深彰以宜其家供召南之祭祀克成厥子喜京兆之平反爰疏大國之封益正小君之號顧生死哀榮之際孰擬其倫想山河象服之儀儼然如在

中書舍人萬鍾贈父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父某積善在身陰功及物謹石氏義方之訓有味其言富孔庭詩禮之傳克

開厥後是宜有子爲時顯人自葉流根或廣九重之澤納書告廟庸陞四品之階

贈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從之臣每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母某氏婦道夙嫻母儀甚著卜妻敬仲灼知五世之昌居擇孟鄰每謹三遷之教是宜有子爲時顯人自葉流根沭霈恩而罔間納書告廟視夫爵以斯從

贈所生母制

朕惟舉三歲之祀均萬國之歡眷惟侍臣毎篤劬勞之念爰推寵渥用賁幽扃某官母某氏夙有令儀來歸望族挺出芝庭之秀晉持荷橐之華生也甚榮巳侈恩封之盛死而不泯尚歆褒典之行

楊貴妃曾祖贈太子少保舜元贈太子太保制

朕惟涓路寢之室制總章之筵既舉縟儀爰推霈澤矧有女孫之貴宜追本祖之榮具官某積善在躬含章有

慶雖不逮王官之顯盖自推天爵之高啟佑後人遂冠六宫之寵肆肹褒典宜增三世之封爰升宫保之崇階用侈壙宵之懿册

曾祖母齊安郡夫人王氏贈大寧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受釐宣室爰敷霈澤式將四海之歡乃眷列妃宜崇三世之廟某氏族推甲冠德備柔嘉委蛇山河之容和樂室家之慶鞠衣闕狄方啟佑於後人象服魚軒宜晉封於大郡

祖太子少傅全贈太子太傅制

朕奉承祖考升配上天既均四海之歡不專其饗況冠六宮之列盍厚其先某官某蹈道有常潛光不耀惟種德懋百年之計是以流長肆治朝舉三歲之祠宜其報厚爰錫壤宵之澤晉陞宮傅之榮尚克有知庶幾不朽

祖母順政郡夫人解氏贈文安郡夫人制

朕惟裒兩儀之臨陟三后之配乃眷帝妃之貴有懷王妣之慈肆舉彝章用頒懋册某氏系出慶閥歸嬪德門

以宜其家應國風二南之化克開厥後啟太極四星之祥適熙事之順成豈褒恩之可靳爰正小君之位載加大郡之封未泯淑靈益昭寵數

父任保義郎贈太子少師漸贈太子太師制

朕惟躬事天之禮極嚴父之思嘉與羣生同霑大賚矧冠後宮之貴宜申禰廟之褒具官某迪德有常抱材不試世積陰功之厚鄉推月旦之評雖云鏟彩以埋光茲實發祥而儲祉篤生淑女豈特為門戶之華亞位中闈

抑又衍邦家之慶具進宮師之秩以追泉壤之榮惟爾有知歆予茂渥

前母通義郡夫人趙氏贈永寧郡夫人前母蘄春郡夫人孫氏贈潯陽郡夫人母和政郡夫人張氏贈安康郡夫人制

朕惟宗祀明堂大賚四海展如邦媛宜推錫類之仁慰其母心肆舉追榮之典某氏出高華之族歸名勝之門居循圖史之言動中珩璜之節傳芳龔慶克開女子之

祥自葉流根益廣寒泉之澤疏封大郡加賁小君翟茀以朝雖生前之不逮彤管有煒尚身後之有光

參政張巖曾祖任内殿承制吉贈太子少保制

朕惟得詩雅維石之瞻晉階二府之列稽春秋尊祖之誼庸疏三世之封某官曾祖某昔在前朝嘗躋膴仕負有為之志脫全知止之風伊爾曾孫乃吾近弼政塗直上既發册於公朝宮保崇資爰納書於私廟慶餘所暨歆告其承

曾祖母薛氏贈信安郡夫人制

朕惟並建英豪置諸左右奮庸熙載方圖任於政塗儲祉流光爰追榮於曾廟某官曾祖母某氏德儀閑雅族望華腴躬鵲巢以起家克配君子職采蘩而承祀垂裕後昆時惟三世之孫贊我萬幾之務腊田是胙雖恩禮之惟優翟茀以朝悼音容之已遠庶幾營魄尚識寵光

祖不仕懷贈太子少傅制

朕惟以賢臣而遇聖君方參大政念爾祖之修厥德可

錫褒章某官祖某積善在躬克昌厥後清德傳家之遠陰功及物之深非及其身在其孫推原有自然本乎天尊乎祖欲報伊何爰加宮傅之名用作壙宵之慶尚惟精爽歆此納書

祖母楊氏贈宜春郡夫人制

朕惟降大任於是人方茲共政受介福于王母宜有追榮某官祖母某氏作配名門交修善道燕翼詩書之訓蟬聯閥閱之華時乃文孫參吾中鉉圭腴陪賦既疏真

食之多象服副笄應慰含飴之感正以小君之號開其大郡之封是謂殊恩飘云常典

父贈朝散大夫範贈太子少師制

朕惟源之深者委斯遠施之厚者報乃豐眷吾執政之臣方祗厥命爰舉追榮之典以厚其先具官父某允蹈古人見推流輩石氏義方之訓睠睠不忘孔庭詩禮之傳孜孜在是爾之有子朕以為賢念簡注之素隆而登庸之伊始參華機政既躋二府之崇班視秩官師用侈

一門之餘慶

母太令人鄭氏贈永嘉郡夫人制

朕惟以孝事君則忠事君不忠非孝偉然人傑晉參鼎鉉之司念彼母慈深切栝棬之感其官母某氏克配君子篤生鉅賢益廣二南之風每謹三遷之教非此母不生此子咸推命世之材有是君斯有是臣式際興王之運推原所自欲報伊何追誦蓼莪之篇為之永歎加賁采蘋之職庸慰爾思

妻令人高氏封齊安郡夫人制

朕惟言惟作命方登廊廟之賢爵則從夫庸侈室家之慶品章具在恩禮宜優某官妻某氏族望高華風儀閑遠雅佩珩璜之節動遵圖史之言作配宗工蓋多中閫之助進參大政斯穆外朝之言亶有淑聲爰加休渥正爾小君之號開夫名郡之封因以起家既應鵲巢之化與之偕老益彰象服之宜往哉欽承以保燕譽

知院陳自強曾祖少保制

朕惟孝子慈孫孰不欲顯榮其親等而上之以及於三世之廟然非二府大臣曾不得與於斯寵蓋國家之舊典禮經也某官曾祖某蹈道有常含章弗耀發祥垂祉施其孫子晉參機政兼長事樞則其淵源蓋有所自來矣追榮之澤其可已乎升自宫保亞秩三事非特侈其家庭之慶亦所以慰其饋祀之思

曾祖母贈祁國夫人制

朕惟春秋之世有嬀之後並于正卿推原所自蓋育于

姜考古驗今益信而有證某官曾祖母某氏淑謹柔嘉宜於族黨蕃衍盛大燕及後昆厥有文武兼資之臣克任東西二府之寄始終一德光輔朕躬可無流根之澤以爲積善之報乎肇開大國之封益顯小君之號茲爲異數用告幽扃

祖贈少保制

朕惟衛詩有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言種德亦由是也某官祖某隱居求志鄉黨稱賢太丘之德

可師不充於位敬仲之占有驗今在其孫乃登廟堂參予鼎鉉册拜云始追榮可後爰自東宫之二品晉階天子之三孤用詔祖庭歆兹懋册夫根本深而枝葉茂慶之所鍾則厥後必昌理之自然無足疑者

祖母贈中國夫人制

朕惟義所當先爰有追榮之典德無不報可忘反始之思矧真儒既亞於上台宜懋册亟加於祖廟某官祖母某氏資稟淑茂族望華腴家傳勤儉之風人誦慈祥之

訓再世而大有孫孔賢粤晉長於鴻樞復參陪於中鉉原其所自更疏大國之封没有餘光用侈無疆之慶

父贈少師制

朕惟昔者曾參以羶薌之薦為養而非孝若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乃所謂孝也是故君子得時得位揚名以顯其親者豈非疇昔之願歟某官父某隱德不耀鄉評甚高詩禮之傳來自孔庭義方之訓不媿石碏成其賢嗣興於朕躬以文武兼資之才膺東西二府之寄

疏榮顯册申贈維師人皆稱之曰賢誰不願以爲子導揚册祝寧唯增廟室之光華尚有典刑抑又俾里閭之歆羡

母贈成國夫人制

朕惟大臣遇主既應風雲千載之期孝子念親深極霜露九原之感爰頒褒澤用賁寒泉某官母某氏言動有常容止可法宜家室則琴瑟靜好共祭祀則蘋藻吉蠲問於兩社之封克生令子被以三遷之教爲時聞人粵

更踐於政塗宜追榮於禰室念梧棬而惻愴出綸綍以光華致爵位以起家何媿鵲巢之德如山河而開國益崇象服之宜朕命惟行母心斯慰

妻贈滎陽郡夫人制

朕惟委寄股肱具存體貌登庸熈載既峻陟於中階警戒相成豈不由於内助矧總帷之悼德宜綸告之疏榮某官妻某氏挺秀名門克配君子不但禮賓於冀缺抑亦激昂於仲卿爲時聞人晉階大用令儀令色尚想典

刑之存一死一生尤增伉儷之重爰正小君之號肇開大郡之封用告幽扃尚歆愍册

知廣州胡紘捕猺賊有勞除華文閣待制制

朕惟撫柔嶺徼選用循良赤子弄兵要在安之而已渠魁就戮無不得其所焉具官某兩禁舊人一時名士屬五羊之謀帥肯爲朕行擁千騎以首途實慰民望適有潢池之盜頗聞桴鼓之鳴督捕有方甚稱在前之智略勞來不怠靡專直指之威名用酬爾勞何愛乎賞爰陟

西清之次對以光南國之于宣當令矜寡之安居載歌
鴻鴈宜廣朝廷之德意安問狐狸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
勑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
其世而褒大其家雖禮未有可不以義起乎具官某故
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勞而位不稱歿饗義方之報而
何其流之長也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
心在王室非忠孝之傳有自來歟增賁禰廟追錫崇階

雖曰舊章亦以示勸可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父制

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周道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勤而位不稱殁饗義方之報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有嚴其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惭而可以忘爾某之禰廟乎爰本之經宜追錫崇階非以爲生亦禮之稱可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制

朕既舍爵書勞自公卿大夫以次第賞矣則推其世家爲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歿享義方之報原註表說友章穎父云生爲才大夫而用不盡歿爲賢考而何其流之長也屬予初禋百執事在廟爾其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儆於聽聞也劭躬壽後非爾素教之所自來歟追錫有彝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興州統制祿禧牧馬賞授武翼郎制

朕惟軍中牧養之令歲稽其殿最之數而賞罰之爾善於其職而不乏吾事主帥以名來上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

王思誠宋安世為壽慈宮職事有勞特與帶行遥刺制

朕惟定省重闈弗敢少怠晨昏之念惓惓以之爾等祗奉無違恪勤是務慈顏有喜朕心則安爰申敘於賢勞

俾遥分於郡紱惟不驕所以守貴惟能訓所以永年益

堅乃心毋替朕命

陳朴捕猺寇陣亡特贈承務郎仍與一子恩澤

制

朕惟比者猺人嘯聚山谷爾以一尉討賊遂喪其元達

予聽聞良用駭歎爰疏贈典併厚賞延尚其有知歆此

殊寵

劉性之制

爾以書生備諳武事渠魁就戮諸峒肅清其陞京秩之

聯以為効官之勸

陳嘉制

爾以書生贊畫幕府渠魁就戮諸峒肅清何愛一官不

以為爾寵

謝榮制

朕恭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顧何愛一官

不以為爾寵

夏永壽制

朕追念先帝羹墻見之爾嘗執事宮闈勤勞備至進官一列以示朕恩

孫紹祖等制

朕洪惟高廟信書告成亦既次第行賞矣爾等隷於史觀與有勞焉進官一列蓋彝典也

王中實督捕猺寇染瘴亡殁特贈承直郎與一子恩澤制

朕惟比以猺蜑嘯聚於山谷致煩師閫討捕以甲兵爾盖驅馳其間乃染瘴癘以歿逹予聞聽良用惻傷爰疏贈典之褒併厚世延之賞尚惟不泯歆此殊恩

薛紹再任淮東總領制

朕惟入聮卿列出總軍儲庶幾閫外之臣知有王人之重爾蔚爲時用克紹家聲分符則課最屢騰持節則風棱愈振惟長江之天險顧列戍之雲屯藉爾棘位之髙華董彼轅門之饋餉士皆宿飽府有餘財事不辭難肆

疇庸於已試人惟求舊茲因任以爲宜益懋賢勞嗣膺

褒寵

葉宗魯太常寺主簿制

朕惟禮樂所以粉飾太平而奉常實典司之其間列屬並號清華爾文學政事俱有可觀簿政之職蓋朕遴選令坐廟堂風憲多由此途出爾身親見之矣益思涵養以待予之器使

閤門看班祗候壽囦落看班字制

爾嘗隷事於彤闈已熟閲於朝儀爰覈實於年勞始正名於位序蓋進以漸者能久然得之易者必驕往哉惟欽毋忝朕命

來處和落看班字制

朕惟上閤之設屬欲其習熟於覲瞻肆稽年勞始正位序除授之意其詳如此居是職者可無勉乎

單夔刑部尚書制

朕惟成康之世悉臻囹圄之空堯舜之民僅示衣冠之

象葢以臯陶之作士與夫秋官之佐王朕甚慕焉誰其任此具官其選班兩禁歷事四朝蹈孔門忠恕之風洗漢吏刻深之習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視魯殿之靈光巋然存者比由召對信謂老成更事爲多若蓍龜之先見獨立不懼猶松栢之後凋中外徧更望實益著從憲部貳卿之列徙文昌八座之聯葢期獻納雨露之邊豈但聽履星辰之上惟仁者宜在高位衆論翕然俾民不犯於有司一夔足矣

史彌堅太府寺丞制

朕惟求良玉者必之崑山掄美材者必之鄧林文獻故家人物粹焉維爾先正相我孝宗遺風餘烈在人耳目爾克自植立不墜家聲雖欲勿用人其舍諸簿正外府允能其官轉而爲丞孰曰不宜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

譙令憲太府寺丞制

朕惟爵祿得之易者鮮不驕惰惟有以自致者然後可

期以趨事赴功爾裴英太學得雋儒科未嘗憑藉於世資蓋欲立露其囊穎粤由縣最方列周行維時外府掌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視他寺爲煩劇肆命爾往丞其間辨其名物謹其出入以贊其長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亟祇厥官以副遴選

張鎡太府寺丞制

朕惟出納邦財屬之外府丞哉丞哉朕不以輕畀人也爾勲閥之冑乃能刻意篇翰涉筆其間人孰爾訾欽哉

往能其官毋忝朕命

趙夢極太常丞制

朕之用人惟才是與爾器質粹然聲華籍甚蓋疏越之瑟而瑚璉之器也奉常禮樂之地文物彬彬朝廷容典上下等威於是乎在往丞其閒是爲清選其思所以愛禮以無忝於厥官欽哉

趙時逢大宗正丞制

朕惟司宗置丞地清秩優異時多以異姓賢而有文者

爲之雖有屬籍之英罕在是選惟爾乃祖際遇皁陵躋於法從爾克守家法奮自儒科凡所居官皆有可紀可不謂賢而有文者乎肆朌新命孰曰不宜其往賛而長成麟趾信厚之風以副朕遴選之意

黄由知鎮江府制

朕惟城高鐵甕地接金陵外控長江豈謂喉襟之地内護行闕不違咫尺之天肆求侍從之賢往任藩宣之寄具官某文高一代學貫九流堂堂人物之英表表搢紳

之望飛英騰茂推江夏之無雙發策決科見公孫之第一立登禁路深簡朕知遂躋八座之崇越在諸公之右一麾出守盖有味於清時三已何如了不形於愠色念家食之亦久稽朝論以無他眷北固之雲横不妨卧治去長安而日近佇侯來歸

張抑知平江府制

朕惟蘇臺甲於東南壯哉爲郡太守選於侍從久矣無人載陞延閣之華式寵文昌之老其袛新命爰錫賛書

具官某學富家傳才優時用揭禁塗之領袖振天朝之
羽儀聽履而上星辰躋榮八座褰帷而問風俗作牧九
州方資共理之良胡乃丐歸之切易地姑更於符竹提
封況接於鄉枌所去見思豈閭閻徼山川之邈其來何
暮亟慰吳中父老之懷往布寬條以綏近服

趙善堅知紹興府制

朕惟輿懷三輔蓋將吏治以考功乃眷從臣不以一眚
而掩德爰敓綸命申錫賚書具官某以帝冑之英膺天

邑之寄二年於此已備罄於勤勞一旦飄然可久安於閒適乃顧陪都之重實臨東粤之區畀一節以起家總七州而作牧要使民安田里還賣刀買犢之風庶幾福及京師有自葉流根之潤朕之所以待爾者可謂盡矣爾之所以報朕者宜如何哉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

勅朕既本之經宜爲卿大夫崇建禰廟以侈移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申錫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母

其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爲從臣夫雞鳴警戒之道不篤則過庭之訓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其何以能移孝爲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彛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

勑昔成王踐祚世修忠厚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蓋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於室家具官某妻某氏克相夫子蔚爲宗工積行累勞致

位狐棘惟周人克廣孝思慰滿梱内肆予嗣服繄爾臣
隣多助之至則爲之推恩燕及閨門雖祔於姑亦祚大
國非茍爲私盖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登極恩封妻制

勅朕觀二南之詩闗雎爲王后鵲巢采蘩爲君大夫妻
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方定長秋之位而可
無以爲爾内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爲從臣
獻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雞鳴之戒退食有羔羊

之德惟爾之助申錫命書晉之美號則在初政豈曰不宜可

向朴循資制

朕惟榷筦之務所以阜通國貨歲入有羨惟爾之勞進官一列實應賞典

恭淑皇后祔廟甥曾熈等循資制

朕慨念椒塗既嚴祔廟爰推曠澤以篤姻親寵以賛書升其品秩勿云故事而有易心

華文閣待制知慶元府趙不迹改差知潭州制

朕惟長沙重地全楚上流謀帥維艱得人乃可茲渙出綸之命庶酬弄印之懷具官某抱負不凡踐揚滋久疊組左魚之佩皇華四牡之馳卧護陪都并京師而蒙福往臨制閫環海道以無波積制外庸亶孚民譽且有功而見知則悦蓋用人盡其才為難載疇南國之干蕃徙得君重矧備西清之次對勉為朕行

胡元衡大理正制

朕惟漢公孫弘告武帝有曰因能任官則分職治此乃不易之論爾資稟重厚學試明敏接武朝行藹然譽處丞吾廷尉亦既久知自丞而正蓋因能也夫以春秋決疑獄而聲名重於朝廷眞儒者事古有人焉爾尚勉之欽哉

百歲老人授官致仕制

朕惟堯舜之治民躋仁壽故比屋可封爾等皆我四朝遺老涵泳仁化爲日久矣遂介眉壽郡國以名來上朕

何愛一官不以爲爾寵乎

邵供父封承務郎致仕制

朕惟因明堂之恩明貴老之義爾有子能仕既壽而臧爰載錫於官封俾益安於祿養豈但侈家庭之慶是亦爲閭里之光

邵文炳轉官致仕制

朕載覽封章乃遽上乞身之請若稽禮制猶未臻謝事之年豈不貪賢姑惟從欲具官某文章炳煥經術深醇

廢藻詞壇已備訓誥典謨之體聯華禁路方輸論思獻納之忠謂厥直於承明之廬俾暫安於列邇之宇云何引疾遂欲辭榮聿進文階少慰雅志其專精於醫藥以介壽於耆頤

馮惟說除武學博士制

國家設學教養文武並用而右庠之士議論氣節尤勁培埴而作成之師儒責也爾蕭然澤臞屹然辟立生晚而慕前修之志操官界而抗御史之威怒多士聞風久

矣昔夫子論仁者之勇子思言南方之強蓋孫吳之所未講也其以是訓迪諸生可

朱質武博士制

朕惟文武之道一弛一張不可偏廢其開設學校作成人材一而已矣朕於教導之官豈有所輕重於其間哉爾學問淹該文辭贍蔚發策決科屈居第二諭吾右學士譽甚休宏博之任宜以序進其益務作成以副朕遴選之意

右正言施康年兼侍講制

朕惟王人之學古訓要在多聞天子之有諍臣政欲自近茲得諫垣之彥以參經幄之華爾識貫古今氣全剛大丹心自許殆將有用於時白首來歸是何相見之晚擢自烏臺之六察晉聯騎省之七人惓惓愛君每盡責難之義孜孜憂國無非當務之爲宜偕甘泉法從之臣同預西學尚賢之選與其伏蒲論諍驟陳逆耳之忠規孰若廣廈從容細講修身之要語非特朕收隆儒之效

亦惟爾有稽古之榮

中書舍人邵文炳兼侍講制

朕惟聖道在乎方册燦然可覩王人求夫多聞乃惟有獲是必講坦明之制毋寧泥傳注之言具官某才贍而清氣和以正學探百篇之義文推泉作之雄右掖代言肅風霆之鼓舞北扉視草近雲漢之昭回以甘泉法從之臣副西學尚賢之選况綸言下布固已追典謨盤誥之風粤寶訓前陳尚可冀虞夏商周之治朕非特收崇

儒之效爾亦惟有稽古之榮

中書舍人萬鍾兼侍講制

朕惟學之爲王者事其來久矣內而修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汲汲者蓋在是也豈記問誦說云乎哉具官某當代老成諸儒領袖晉司文翰之職而溫厚之詞固已追還古風矣茲庸命汝入侍金華執經勸講此學士大夫之至榮而禁侍臣之妙選也其朝夕相與發明古義務時斂以來厥修因空言以見

之行事俾予緝熙光明之效速輩於帝王而仁義詩書之澤覃及於四海顧不韙歟

誥

李澄宗正丞留佑賢大理丞誥

朕之用人必試以事因其任而任則不違所長擇可勞而勞乃可底於績爾澄才敏而鋭爾佑賢慮謹而周遇錯節盤根方知利器若發硎游刃不見全牛比將使指以有行果著賢勞而來上民之利也朕有嘉焉宗正屬

籍攸司大理邦刑所係往其共命轉以爲丞寧唯示進擢之階亦以厲功名之志其堅乃守以稱所期

聶有太常丞張布宗正丞龔頤正祕書丞誥

朕惟九寺皆有丞而三丞尤爲士大夫高選得非奉常禮樂之地玉牒屬籍之司而中祕圖書之府歟爾有高文與學見推於多士爾布清規雅望得譽於本朝爾頤正博聞多識有志於良史是三人者宜往丞其間以賛而長俾稽古禮文之事燦然可觀祖功宗德之傳昭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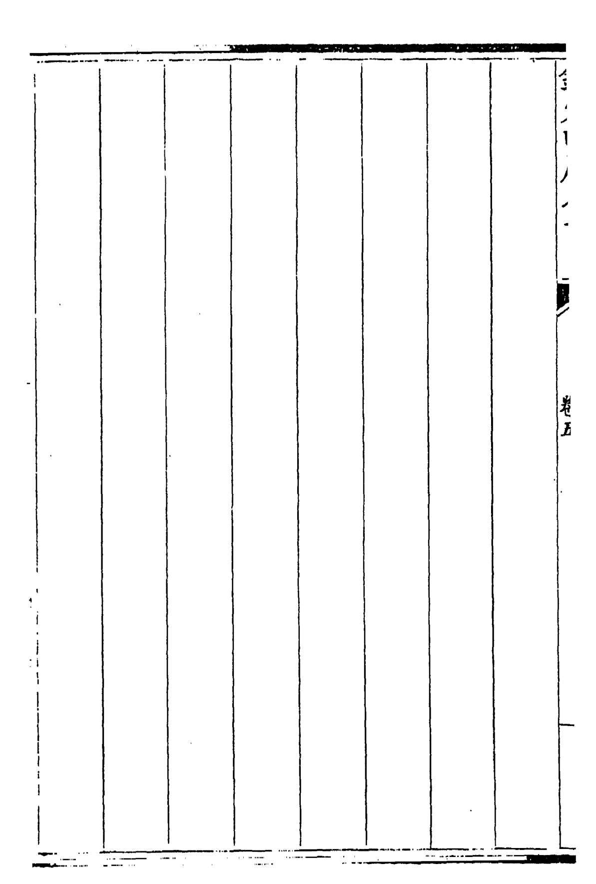
具在與夫三館之英四部之目濟濟秩秩以爲清朝育才儲書之盛顧不美哉各究所藴以副朕遴選之意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士誥

勅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璹具以名勝來掌學士之版黌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癸明經意僉曰汝宜則朕以懌可

王居安錢易直太學博士誥

朕惟議禮者必首於容臺養士者莫大於太學諸儒聚訟烏知此是而彼非有司不明何取月書而季考欲革斯弊必惟其人爾謨等奮自儒流蔚爲時用或以老成德齒博約後來或以科第聲名興起學者俱在選掄之域蔚然博雅之稱百世其或可知當明損益之義一卷之書必立正資模範之師



欽定四庫全書

尊白堂集卷六

宋 虞儔 撰

詔

金國賀瑞慶節人使盱眙賜宴詔

卿等遠持使節甫届疆亭不辭跋履之勞來致誕彌之慶可無宴惠以示眷懷

鎮江賜宴詔

卿等講夫隣聘張是使旜來修誕日之儀爰錫需雲之

宴庸昭慈惠以勞驅馳

赤岸賜御宴詔

卿等肅駕使軺甫臨畿甸將展昕朝之賀紹修誕日之歡爰以詔筵示夫眷意

平江賜宴詔

卿等被選使華來修誕慶念載馳於原隰宜申錫於詔筵以勞爾勤式將予眷

單夔辭免權刑部尚書不允詔

卿際遇皁陵峻躋法從幾年於外宣力維多召對昕明深恨相見之晚晉聯憲部載疇已試之庸兹陟文昌始愜人望朕猶以爲遲矣抑又何辭焉亟踐厥官毋廢乃命

報謝使副俞烈等到闕撫問賜茶藥等詔

卿等不辭遠道往聘殊鄰仗漢節以來歸望堯階而咫尺爰頒茗劑以示眷存

赤岸賜酒果詔

卿等來慶誕節已臨近郵眷言徒御之勞宜有甘醇之錫庸昭眷寵豈曰故常

劄子

論對劄子

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爲人君者第修人事以應之而已臣嘗觀兩漢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其多變也自東漢離而爲三國又合而爲晉又離而爲南北又合而爲隋唐又離而五代十國其間天道之消長循環

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久近之數若合符契是葢有不偶然者矣如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恨皆可考而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適追先烈克集大勳混一之績葢將傳之萬世靖康阨會事出非常建炎中興駐蹕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已踰一周矣周則必復况虧盈益謙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吳分符秦以亡天道昭然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

期不在茲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怨寖久則易以忘外無釁則易以忽爰自講和日久人情狃以爲常徒見使命之交馳聘問之狎至遂謂事體當然殊不知讐恥未復何可忘也徒見歲捐金幣以塡溪壑遂謂此爲久安之策殊不知敵情反覆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善之善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懼夫外無釁則必忽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大夫苟且百姓未安

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蓋缺然矣若敵人忽至不知其何以應之昔石虎死子孫爭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蓋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惜於斯焉臣願陛下激厲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

實倉庫稽公論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勿以怨寖久而或忘勿以外無釁而遂忽務盡其在已者而俟其在天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内修政事施設注措所以默契乎天下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也天時既至然後奉辭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是皆天之所爲天之所爲天下其孰能禦之機不可失時無再來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用人聽言劄子

臣聞爲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鸞鴞不並棲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勢不兩立君子在内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必在外内外之分否泰係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難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爲迎合君子

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況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乎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廷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怪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員罷甘泉宫衛卒

三服官節用愛民益小善無益也然則為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智如湯真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僞常以疑似而亂真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妍醜故毫釐罔遁人主茍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

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夫合衆人之視然後爲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爲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廢也惟陛下留神焉

被召上殿劄子原註慶元庚申二月時為淮東運副

臣一介疎遠蒙陛下誤恩前年秋繇浙西憲司分閫合肥又移漕東路往來兩淮有得於利害之實者請爲陛下陳之臣伏見本朝與北騎講和之後以淮爲界蓋國

家之門户江浙之藩籬也經理之策前後失於講究者葢非一也夫有國斯有土有土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此理之必然者也今兩淮耕種鹵莽地力不盡謂之有土可乎生聚苟且民志不固謂之有人可乎田賦止收課子上供姑且樁管謂之有財可乎不特此也山水寨僅有虛名萬弩手徒爲文具禁軍闕額補而未足土兵巡警少而不招凡此皆利害之實不可不講究者紹興之初和議新集區處規模容有未盡迨今六七十年之久

而猶地有遺利民無固志儲積守禦若不足恃豈不甚可惜哉欲望陛下明詔兩淮守令詳議殿最之格計田萊之多荒者勸之耕植使地力以盡計室廬之未葺者誘之營繕使民志以固歲入課租必以裕民而助國上供樁積必以糴米而實邊山水寨莫不增修弓弩手不廢教閱禁軍無令闕額土兵不致乏人講究利害之詳隨宜申請期有歲月之效永遠遵行當無事之時則可以嚴守備遇投機之會則可以贊規恢此微臣區區謀

國之忠也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輪對劄子 原註淳熙己酉七月時爲太學博士

臣聞興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既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而不易其爲術也要其於事也周不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度而其羣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鄭子產曰政如農功

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遂行行而不出於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若定體之不先立泛然莫知其所適從朝質而暮文忽寛而驟猛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愈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

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宰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確意行之雖封德彝刑罰之言莫之

能惑不數載閭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蠻夷酋長皆襲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治者漢予文宣唐予太宗以臣觀之葢其即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深識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厲精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爲之悉皆馴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既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爲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且博採羣下之議以興起一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

見不同談道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樂因循者
重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甚高則難行少畀則近陋雜
然並進初無一定之體茍朝以一人之說爲然而用之
暮以一人之說爲否而罷之朝以某事爲是而行之暮
以某事爲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勤勞
於上羣臣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
臣審天下之勢制當世之宜講明治體取其規摹先定
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綱小紀本數末度

次第而施行之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國以之强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上時政闕失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顧臣至愚極陋待罪臺察已逾一年自惟無所補報日負憂責今陛下虛心求

言以答天變若猶有所隱避臣罪大矣謹條具昧死

上獻

一臣聞陽奮則爲雷爲電陰凝則爲雹爲雪方陰陽之

相薄則雷雹皆至及陽爲陰所勝則雷止而雪作魯隱

公九年三月自癸酉大雨震電至庚辰大雨雪凡八日

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

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故謂之異吴太平二年三月甲

寅大雨震電至乙卯大雨雪纔二日耳史臣以謂先震

電而後雨雪隂見間隙起而勝陽其後禍亂之應有若符契往牒具載吁可畏也今正歳之始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於卦爲泰自戊寅至庚辰雷電雪雹俱作於三日之間視魯則數視吳則疎臣願陛下以往事之驗爲方來之鑒警懼修省以荅上天仁愛之意則災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在陛下一念之頃耳

一臣聞宋景公一言而熒惑即爲之退舍今陛下因雷雪之變令羣臣條具闕失疑若可以上格天心乃今月

十三日風雨驟變寒雪復作臣願陛下應天以實益加修省若羣臣言有可採亟賜施行臣不勝拳拳愛君之至伏乞睿照

一臣聞朝廷者陽也宮禁者陰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而寒暑成天午理陽道后治陰德而後國家理若宮禁之中宴飲之不節則非所以崇歧聖躬賜予之不省則將至於空虛內藏女謁行乎內則勢行乎外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也有一於此則雷雪之變乃上天所

以丁寧陛下之意不求之身是無應天之實天怒愈深矣至於勲戚貴近時有排賞倡優伎藝每蒙宣引水門啓閉多不以時豈所謂嚴等威肅宸居哉臣願陛下畏上天之威謹正始之道宗社幸甚

一臣聞君子者陽也小人者陰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於卦則爲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於卦則爲否今朝廷清明多士濟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逈建寅之月三陽在内宜泰而

否何耶意者得無在外小人交結黨與潛謀進用如某人輩者歟且將源源而來矣啟大姦之隙動上天之威無足怪者昔漢元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邪正相激當時日青之變反以爲堪猛用事之咎後堪以病卒猛自殺於公車無乃與天意戾乎漢業之衰自是基矣臣願陛下觀拔茅連茹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之漸以防小人毋使鴟鸞並棲薰蕕共器則天意解矣

一臣聞中國者陽也外敵者陰也自古外敵之強弱常係中國之盛衰今國家南渡甲子已逾一周敵運將終朝野咸意中原可復近者邊報傳聞信否雖未可知第講和日久邊備廢弛意者將有姦雄漸萌不肖之心窺伺間隙或恐讐恥未復而唇齒先寒矣侯景之事可為深慮臣願陛下明詔大臣遴選邊路帥臣俾之先事經理以備不虞

一臣聞人主進退臣下必曉然示人以勸沮之意故進

一人而人皆以爲當進退一人而人皆以爲當退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四罪天下服用此道也若朝遂一人焉而使人疑暮逐一人焉而使人懼此何爲者哉爲自余端禮趙彦逾石宗昭徐元徳之去而朝士大夫莫不疑且懼焉何者一旦遽然命從中出去者閔黙莫測其端倪居者徬徨每憂於讒毁日懐去計莫有固志臣恐自此無有爲陛下興事造業者無有爲陛下以身任怨者陛下孤立於上將何利焉臣願陛下守至正以照臨百

官有善則進有過則退明示之以好惡以堅其事上之心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答天變

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言路之開社稷之福也葢自楊萬里徐柟之徒去國之後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如萬里之輕率妄發暗觸忌諱柟之強聒不置似不安靜雖皆不能無過然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中道棄之失古人市骨求駿之

意矣夫敢言之氣作之尚不能起況沮之耶近又有狂妄庸人上書不實陛下止令聽讀可謂寬恩但四方萬里不知其說云何傳聞不審將謂朝廷以言罪人覆巢毀卵鳳鳥不至無乃與求言之旨戾乎惟陛下赦之漢世每有災異必詔賢良文學之士直言得失玆誠得應天之實也

一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傳曰爵人於朝與衆

共之此言人君爵賞之施必賢與能而後足以上當天心下協人意近者朝廷侍從之選或以交結而得節鉞之重或以無功而授後省繳駮之職間不經由臺諫論列之言乃蒙宣諭不惟名器既輕遂使紀綱不立豈爵人於朝之義天命有德之意乎上天至明不虛見異臣願陛下奮發乾剛收回渙汗苟物論惟允則天變可回矣

一臣聞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

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用法輕重如此亢暵之咎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近者銓試代筆事覺有司觀望不特有官宗室不行推治至於與之干涉者則又故作遷延止將餘人具案奏斷用刑如此無乃不平怨讟交興有傷和氣臣願陛下特降睿旨令臨安府催追未到之人速具奏案一體施

行以答天變

右謹件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宣示殿試考官務求切直之論劄子

臣嘗怪今日内外人材習爲軟熟其勢久而必至於委靡不振夫國家之有人材猶人一身之有精神也精神去幹則人何以生人材委靡則國無以立良由始進之日上之人失其所以風厲之也夫科目高下士子所視以爲趨嚮者也大抵愛君憂國者必有切直之論而嗜

進苟得者必多謟諛之辭然則因言以求人有司取捨烏可不審故切直之論勝則人材日盛國勢日彊謟諛之言行則人材日衰國勢日弱理之必然無足怪者臣於前舉備員殿試對讀官見士人答策其間頗尚切直既而唱第之日在前名者葢有謟諛之人而切直之士往往或居下列茲非有司顧望畏忌考校之過乎國家三歲一舉親屈帝尊策士於庭豈直遵故事而已哉葢欲收拾人材以爲他日之用也臣嘗觀高宗皇帝紹興

更化之初御筆宣示殿試官曰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考試官精加詳定無失忠讜無尚謟諛用稱朕取士之意又宣諭宰臣沈該等曰今次殿試舉人程文議論純正仍多切直自此人材極有可用是年在前列者皆正直之士其後多爲名臣然則以切直之言而取人思過半矣仰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膺壽皇聖帝付托之重所以示大始而正本者莫急於求直言以網羅人材今次殿試實爲龍飛榜天下之士輻輳

誠千載一遇也臣私憂過計恐有司考校之間不能深
識乎聖明之意抑切直之言以避忌諱進諂諛之論以
求容悅則非所以示風厲多士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
特降睿旨戒勅有司考校對策須求切直當理之言毋
取諂諛不根之論庶幾作新人材增重國勢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請復軍士運糧舊制劄子

臣竊見國家廩給軍食內而三衙外而諸屯以至州縣

廂禁土軍皆是就倉打請昔藝祖皇帝定制京城諸軍其營之在東者受糧於西倉其營之在西者受糧於東倉南北亦如之葢不欲使之驕惰且習熟其筋力之勞也其用意深矣臣往年假守平江府照得管下常熟縣許浦水軍其移屯之初亦是令軍士逐月赴縣倉打請行之數年有建議者乃謂軍士負米未免少勞裹糧扉屨未免自備或遇隂雨未免滞留請使本縣起綱州府差官運司支破船脚之費按月裝發輸之于軍朝廷從

之行之至今日見其害夫軍士安坐而食飽食而嬉習
成驕惰此一害也綱水在途夾雜濕惡不堪食用此二
害也船户偷盜監繫日久破家蕩産者甚衆此三害也
軍吏概量欠折又多縣道填償不已此四害也爲今之
計莫若令軍中自備舟船盡以前來雇船水脚之直畀
之輪差隊將赴縣倉支撥則軍士每月習於舟楫之勞
不致驕惰給其水脚之直抑又有所補助綱運可以關
防不致夾雜濕惡船户免於偷盜繫獄縣道免於填償

欠折軍中既自運糧河道淤塞事體相關且將自爲開
浚利害所在灼然甚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斷然行之
使復國家之舊制不勝幸甚

使北回上殿劄子

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畀節報謝金庭所得於
詢訪聞見之實者臣已口奏及見於進呈録矣臣嘗謂
守邊莫若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
淮多曠土官司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今已殆遍謂

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爲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如江浙十畝况有不及耕種去處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况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浙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爲利豈不深厚臣願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爲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爲始俟布種畢日委

守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戶資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爲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原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别召客戶耕種其守民之官亦以力田爲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戶知所激勸而以務田力穡爲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寛其征賦使民戶自臻富貴豈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修備春秋教閲皆可以繩其紀律實守邊之要

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取
進止

乞申勅百司勤職守毋事奔競劄子

臣聞天下之事人君執其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者任其勞此不易之分自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人君何言哉萬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掌而已昔漢宣帝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至百工器械咸精其

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日雖諸衛將帥皆日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葢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幾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葢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怠惰之心以法令爲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閱吏姦有所不暇檢職業廢弛期會稽違葢

其念慮所存不過欲伺候執政之府奔走臺諫之門爲
身謀而已久而不革國將何賴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輦轂之
下百司庶府曾不能終食之間安坐官曹以了官事而
望其能公爾忘私知無不爲抑已難矣謹按政和彈奏
格應省臺寺監各安常守赴公營職無或瘝曠如有隳
廢者彈劾以聞昔羲和叛官離次胤侯以之往征魏人
在位素餐伐檀以之爲刺今臣職在察吏敢預以聞伏

望陛下特降睿旨申勅百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毋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得以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小戢焉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已見劄子原註嘉泰辛酉時爲中書舍人

臣聞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夫分析章句窮究前聖之旨考論同異折衷諸儒之説此經生學士之學也若緝熙光明之用發之於一身仁義詩書之澤施之於四海此帝王之學也揚雄有言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

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如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載之於大易之辭如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則見之於傅說之戒如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曾子盖嘗言之董仲舒又從而申之矣且學聚問辨可以已矣然易必繼之以寬居仁行王人求多聞可以已矣然書必繼之以時惟建事者何哉正以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始焉欲其發之於一身者有緝熙光明之用終焉欲其施之

於四海者有仁義詩書之澤蓋不可得而已者矣恭惟
陛下有生知之性而不恃有天縱之能而不矜方且增
置講官日侍經幄冱寒隆暑未嘗少倦雖堯舜禹湯文
武汲汲不是過也凡帝王之宏規祖宗之成憲古今之
安危治亂儒臣之獻納論思固已悉究淵源兼綜條貫
至矣盡矣不可有以加矣臣惓惓之愚願陛下廣學問
以覺仁即多聞而建事尊其所聞見之於躬行俾聖德
日新愈極乎高明行其所知措之於事業俾治功日進

愈至乎光大則宗社幸甚取進止

論郡縣學劄子

臣聞三代令主以至列國之君皆有學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雖小大不同其化民成俗長育人材則一也朝廷興太學置明師四方之士于于然而來可謂盛矣竊怪夫近年州郡之學往往多就廢壞士子游學非圖餔啜以給朝夕則假衣冠以誑流俗而鄉里之自好者過其門而不入爲教授者則自以爲冷官而不事事

自一郡觀之若未甚害也舉天下皆然則實關事體矣臣嘗究其所以然葢人之常情莫不以仕進爲榮選人之在外者所望不過關陞與夫改秩而已向也太守監司所發舉狀先及教授今則且以爲贅員置而不問雖有提學司文字專舉教官而員數又甚窄向也教官在法得就任改秩今則莫之許也是以有不屑就之心故不能爲所不樂爲之事無足怪者夫朝廷建一官葢欲使之治一職茍以爲迂濶于事無補於時曷不一舉而

廢之吏禄學糧猶可省也若以爲化民成俗長育人材
自學校始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實亡
乎照得教官自堂除之外在部格法非曾試中詞科及
學官殿試第一甲省試上舍十名前等人不許差注葢
立法之初重其選也如此今選人到部縱使有格多不
肯就至與之堂除亦不滿意又就試者絶無一人而于
堂者日以猥衆上而架閣非有所擢用則不可得次而
幹官非特降指揮則不可差伺候日月之久廟堂無闕

以處之未免有淹滯之歎今若朝廷稍重教官之選有以作新之使其知所歆羡則選人進取之路少寛而廟堂造化之權亦廣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或曰然則其如闕遠何臣應之曰不然今京局之闕至有三政四政者葢以文守易得庶幾他日可望於改秩初未嘗以爲遠而莫之肯待也臣願陛下明詔銓曹復教授在任改秩之法風厲監司郡守教授中有能勤於教育作成士類者舉狀之發必先及之則孰不願仕於其間激昂奮

厲以修舉其職業乎將見異時民以之化俗以之成人材輩出以爲國家之用矣此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